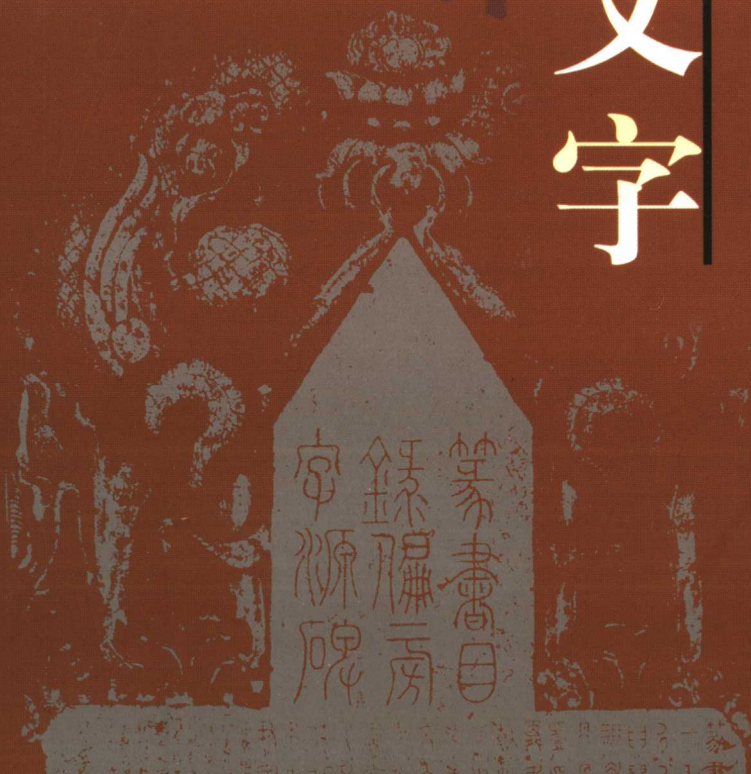


中國古文字導讀

趙超 著

石刻古文字

文物出版社



中國古文字導讀

石刻古文字

趙超 著

文物出版社



封面設計 張希廣
責任印製 張道奇
責任編輯 張自成 許海意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石刻古文字/趙超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

(中國古文字導讀)

ISBN 7-5010-1774-3

I. 石… II. 趙… III. 石刻文-基本知識-中國
IV. K877.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5) 第 067393 號

石刻古文字

趙 超 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號)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潮河印業有限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經銷

880×1230 1/32 印張: 5.25

2006 年 1 月第一版 2006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774-3/K·935 定價: 26.00 圓

目 錄

第一章	石刻古文字的主要内容	(1)
第二章	石刻古文字的釋讀方法	(12)
第三章	常用工具書簡介	(21)
第四章	石刻釋例	(29)
1. 商	殷墟出土石殷刻銘	(30)
2. 戰國	中山王陵守丘刻石	(33)
3. 戰國秦	石鼓文	(37)
4. 戰國秦	詛楚文	(56)
5. 秦	嶧山刻石	(71)
6. 東漢	袁安碑	(75)
7. 東漢	祀三公山碑	(80)
8. 吳	天發神讖碑	(86)
9. 魏	正始石經殘石	(90)
10. 北魏	爾朱襲墓誌蓋	(99)
11. 北魏	宕昌公暉福寺碑額	(100)
12. 隋	李和墓誌蓋	(102)
13. 唐	碧落碑	(104)
14. 唐	美原神泉詩序碑	(124)



- 15. 唐 遷先塋記碑(138)
- 16. 宋 夢英篆書千字文(146)
- 17. 宋 篆書目錄偏旁字源碑(157)
- 18. 金 虞寅墓誌(159)

第一章 石刻古文字的主要内容

根據考古學界現在掌握的出土材料，中國古代的文字在殷商時期已經具有比較成熟的完整體系。也就是說，在距今三千多年前就已經有了文字。在殷商之前的考古材料中，也曾發現多種符號或圖案，如在仰韶文化陶器上發現的數字與刻符，在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發現的紋樣等。有些學者曾將這些符號、圖案等看作更早階段的文字，認為在新石器時代的晚期就已經出現了文字^[1]。當然，由於材料所限，這些觀點缺乏足夠的證據予以證實，所以還沒有得到學術界的公認。關於文字的起源與產生的過程，現在還處於不斷地探索與認識之中。但從殷商時期的甲骨文已經是一種比較完善的文字體系這一點去分析，中國文字的產生時間要遠遠早於殷商時期，這個推論是毋庸置疑的。唐蘭先生曾認為：“無論從哪一方面看，文字的發生，總遠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我們的文字已經很發展了。”^[2]

然而，祇有文字形成比較成熟的體系後，人們才能根據它的內在規律去釋讀它，了解它所傳達的信息。而零碎、片斷的符號、紋樣，還不能使我們確切地解釋它的原來含義。所以，即使在新石器時代的遺物上發現的符號、紋樣是早期的文字，但在掌握它們的自身規律、了解它們與後來文字之間的關係之前，我們也不一定能準確地釋讀它們。正因為這樣，至今我們釋讀的古文

字還是停留在商代甲骨文這一頂點上。

以殷商作為現在可釋讀的中國古文字上限的話，中國古文字的下限應該定在什麼時期呢？以往的古文字學者一般將這個下限定在秦代小篆通行時期。但是近代以來大量出土的秦代與西漢初年的簡牘帛書，使人們看到了這時的隸書中仍保留有濃重的篆意，對它們的釋讀仍可以採用先秦古文字釋讀中的基本方法。所以有學者提出可以將古文字學研究的內容擴展到西漢初年的隸書材料，即把古文字的下限放寬到漢初^[3]。

這樣，中國古文字使用時期的範圍就有所界定：從三千多年前的商代至二千多年前的西漢早期，是使用古文字書寫的時代。西漢以後，隸書通行，而後又轉變為行草與楷書，文字更加規範，更加符號化，在古文字時代文字中保留的象形痕跡基本消失。也就是說，西漢以後就不是古文字時代了。在古文字時代中，先後使用過幾種書寫風格與結體不盡相同的文字形態，我們現在通常根據它們的書寫介質與時代、地域等特徵，分別稱之為：甲骨文、金文、籀文、古文（或戰國古文）、小篆、秦隸等。由於不同書體的構字方式、書寫方式、音符借用方式、簡化繁化方式等有所不同，造成同一個文字在不同書體中有着不同的形體面貌。因此，這一古文字時代是文字形體變化多端的時代。掌握多種不同的文字形體變化是釋讀這一時期古文字材料的基本要求。

在現在可以見到的古文字材料中，最主要的，也是保存文字形體最多的，是甲骨文、金文、簡牘帛書文字、璽印文字與貨幣文字這五大類型。其中又以簡牘帛書文字為最能體現當時日常實用文字面貌的代表。這些文字類型依次排列，也基本上體現了各個不同歷史階段裏文字演變的過程。相對而言，在古文字時代中使用的石刻材料却很少見。

實際上，石材與石器，是人類進化史上至關重要的工具。它不僅是人類生產的必需品，而且，在記錄人類的文化知識、傳播文化信息與精神要求上，石材還起過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遍布世界古文化遺址中的上古岩畫，可能是最早記錄下來的人類生活情景。中國新疆、內蒙古、雲南、廣西等多處地點都發現過遠至石器時代的岩畫。刻寫在石材上的古文字也曾經躋身於最早的古文字材料之中。

在 20 世紀初期對河南安陽殷墟遺址的考古發掘中，就曾經發現有石刻的商代文字。例如在侯家莊商代 1003 號墓中曾出土一件殘石簋，其耳部中刻寫有“辛丑小臣系入禽俎在喜以殷”的銘文。這些文字的書體、結構，與當時的甲骨文完全一致。

而后，比較著名的石刻古文字材料有河北省平山縣三汲鎮中山國王墓區出土的戰國石刻中山國守丘刻石、秦石鼓文、詛楚文等。在陝西鳳翔發掘的秦公大墓中，曾出土刻有文字的石磬殘件。另外，原在湖南衡山岫巖峰上的傳世石刻岫巖碑，雖早已佚失，但尚存多處摹刻。近年來曹錦炎提出一種新觀點，認為它是公元前 456 年越王朱勾為王太子時刻寫的^[4]。

秦代著名的石刻有嶧山、泰山、之罘、東觀、琅玕、碣石、會稽等處豎立的刻石。這些刻石都是秦始皇巡游天下時刊立的。在《史記·秦始皇本紀》中有詳細的記載和錄文(嶧山刻石的銘文未收入)。書體為端正的小篆。但由於歷代破壞，現在僅存有附刻在泰山刻石後的部分秦二世刻辭(稱“泰山十字”)和有中國歷史博物館中保存的琅玕臺刻石殘石等。

此外，還有一些歷代金石著錄中認作是先秦石刻的古文字材料，如被看成周穆王時期石刻的河北省贊皇縣壇山刻石(據說是孔子書寫的比干墓字)、春秋吳季子殘碑等。根據近人的審視考



證，它們大多是秦漢時期的作品，而不是兩周時期的石刻，更不可能是再晚時候的偽刻。這些材料的文詞簡單，并無太多的文字學價值。

古人習慣將不甚了解的材料附會爲上古遺跡。貴州省關嶺縣的紅崖刻石、朝鮮的錦山摩崖等就是這樣被說成是殷代石刻的。實際上，人們至今還不能確定這些石刻是圖畫、符號還是文字，更無法確定其時代。這些材料，也不應歸入石刻古文字的釋讀範圍。

由此可見，在使用古文字的時代裏，石刻中保留下來的古文字材料并不多見。但是，在漢代以降的歷代石刻中，却保存了大量古文字書寫材料。與其他古文字材料不同的是：在石刻中保留下來的大部分古文字（實際上是漢代以來的人仿照先秦古文字形體書寫的篆文、古文）更多地反映了漢代以降的文字學狀況，那時已經不再普遍使用古文字書體了。這些材料的價值，一是可以由它上溯小篆、古文，乃至甲骨文、金文的諸多文字形體演變過程；二是保存了一些在其他材料中未曾得見的古文字形體；三是通過它了解漢代以降古文字學的傳襲、演變，分析漢代以降學人對古文字形體的改動與修飾，從而掌握不同時代古文字材料的釋讀方法。因此，在石刻古文字材料的釋讀中，以漢唐之間乃至宋代的遺存爲主要對象。這是與其他古文字材料明顯的不同之處。

根據文字學對一種文字流行情況的定義，按照一種文字是否被社會普遍使用這一標準去判斷，中國的漢代以來，古文字的形體與書寫體系就已經退出了實用範疇，很多不再使用的形體已經成了死文字。但是，由於新的書體（隸書、楷書）是在原先秦古文字基礎上演變而來的，其構字原則與音韻系統沒有根本的變化；加上中國古代文化中具有尊經重史、推尚古人的悠久傳統，在漢代還有人學習研究用篆文、古文書寫的古代經書（這種由於出土

古文經書而形成的學術流派——古文經學在漢代還是一支重要的學術力量)，這就使得先秦古文字的書寫方法、文字理論、釋讀原則等知識一直延續下來，並且在東漢時形成了系統化、理論化的中國文字學，東漢學者許慎撰寫的《說文解字》就是其重要代表作。

古文經書的源起，可以追溯到漢武帝時期在山東曲阜出土的“孔壁古書”。當時由於魯恭王要擴建自己的宮殿，將孔子家族的宅院拆毀了一部分。在拆開的牆壁夾層中，發現了一批前人藏下來的古代簡牘書籍，其中包括有古文書寫的《尚書》、《禮記》、《論語》、《孝經》等幾十篇典籍。所謂“古文”，應該就是戰國文字。這批書籍被發現後，朝廷派孔安國去整理。經孔安國的整理研究，這些經典與當時流行的同類經典之間存在着一定區別。比如出土的古文《尚書》比當時流行的《尚書》要多出 16 篇，有 700 多個不同的文字，還脫漏了幾十個文字。以後在漢代就有一批文人傳習這種古文經書，形成了自己的一套解釋，後人稱之為“古文學派”。這種學術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下了古文字的形體結構系統與釋讀規律，並將它與當時通行的隸書對應起來。

根據《說文解字》卷十五上許慎的追述，西漢初年，學習文字、出仕作吏的人，需要考試“諷籀書九千字”，還要考試“秦書八體”，即“大篆、小篆、刻符、蟲書、摹印、署書、殳書、隸書”。這實際上就是掌握各種古文字形體的寫法。說明當時通曉古文字的文人還是不少的。許慎列舉的“張敞”、“杜業”、“爰禮”、“秦近”、“揚雄”等人，都是熟習文字學(小學)的學者。

《說文解字》卷十五上記載：“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為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



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郡國亦往往於山川得鼎彝，其銘即前代之古文。”

這些記載說明，雖然在西漢末年，文人間已經有對古文任意修改的現象，但是流傳下來的古文字材料仍然存在。釋讀包括大篆、古文、小篆等各種形體的古文字，並且施之實用，如刻印、書寫幡信等，仍然是文人需要掌握的基礎知識。因此，漢代文字材料中的篆書，尤其是小篆，還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先秦與秦代的文字傳統。

這一時期也是石刻(碑銘等文字石刻)在中原興起的時代。保留至今的數百則漢代石質銘刻，反映了當時石刻的興盛景象。這裏面就有一些用篆書刻寫的碑銘。其中有工整、標準的小篆，如東漢袁安碑；也有含有隸書意味，加以改造的篆書，如東漢祀三公山碑、開母廟石闕銘等。它們表現出漢代通行的隸書寫法已經對傳統的篆書造成了影響，一些文字的筆畫採用篆書的寫法，但結構、部首則由篆書的特有形體改變為較簡約的隸書寫法。石刻上方正的格局也造成一些碑銘中的篆書字形由長方形變為方形。而有些篆書的寫法也融合到隸書之中，如東漢夏承碑中，來自篆書的形體修飾寫法就很突出。

曹魏時期刻寫的三體石經中，包含有篆書、古文兩種形體，是寶貴的古文字資料，也是可以反映當時古文字傳習狀況的實證，可惜被破壞得僅存一些殘塊了。它上面保存的古文，與《說文解字》中的古文形體相互對應，是釋讀戰國文字的重要佐證。由三國時期至唐代，在文人書刻中時有出現的篆書形體，大多沿

襲於這些漢魏時代的古文字材料與古文字書。但是，這時的篆書，已經演化成一種美術字或者書法藝術，具有濃厚的裝飾性，已不是日常使用的文字，而祇是部分文人的喜好了。

《隋書·經籍志一》裏記載，當時尚存名目的字書中，還有“《篆書千字文》一卷。……《古今字詁》三卷、張揖撰。……《古今字苑》十卷、曹侯彥撰，亡。……《古文官書》一卷，后魏議郎衛敬仲撰。《古文奇字》一卷，郭顯卿撰。《六文書》一卷。《四體書勢》一卷，晉長水校尉衛恒撰。……《古今八體六文書法》一卷。《古今篆隸雜字體》一卷，蕭子政撰。《古今文等書》一卷。《篆隸雜體書》二卷。”這些字書現在大多已亡佚。由於古人所稱“古今字”的概念比較廣泛，不是僅指先秦古文字，所以《古今字詁》等書收錄範圍較廣，不全為古文字形體。而其他的書則從名稱上可以看出是收錄篆文、古文等文字形體的。說明當時古文字學仍有所傳承的狀況。衛恒的《四體書勢》在書法史上影響較大。同時還保存有《秦皇東巡會稽刻石文》一卷、《三字石經尚書》九卷、《三字石經春秋》三卷等石刻拓本材料，為古文字的學習提供了範本。

上述的古文字書，在唐代仍有傳留，在《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等書目中有所反映。此外，還可以見到一些新的古文字書。如：“《飛龍篇》、《篆草勢》合三卷，崔瑗撰”，“《五十二體書》一卷，蕭子雲撰”，“《古來篆隸詁訓名錄》一卷”。唐代文人對古文字的認識，還表現在張懷瓘的《六體論》、《古文大篆書祖》，唐玄度的《十體書》等著作中。唐代官制中曾專設有書學博士。《舊唐書·職官志三》：“書學博士二人，學生三十人。博士掌教文武八品已下及庶人之子為生者。以《石經》、《說文》、《字林》為專業。”《新唐書·選舉志



上》：“凡書學：《石經三體》限三歲。”說明古文字學在官方教學中一直存在。

因此，在唐代也出現了一些擅長篆書的書法名家。他們的作品，在石刻中得以保留下來。例如初唐時的陳惟玉，傳說絳州的著名碑刻“碧落碑”是他的手筆。還有書寫“美原神泉詩序碑”的尹元凱，書寫“軒轅鑄鼎原銘”的袁滋，書寫“元刺史摩崖”的瞿令問以及重刻“碧落碑”的鄭承規等人。他們的書體基本沿循《說文解字》中附寫的古文、小篆，但也間或有一些變異，可能來自當時傳留的其他古文字字書、材料等。

唐代篆書家中最負盛名的是李陽冰。他的篆書以小篆結體為基礎，時有變化，有人認為他任意改動字形。但其書體均端正可觀。現在傳世的李陽冰篆書石刻(及拓本)有“縉雲縣城隍廟記”、“李氏三墳記”、“遷先塋記”、“庾公德政碑”、“滑臺新驛記”等，但大多原刻早已殘泐，現在所見多為翻刻。

唐代書法家及文人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會書寫篆字。所以在唐代的碑刻、墓誌中普遍存在着用篆書題寫碑額(或墓誌蓋)的現象。這些碑額(或墓誌蓋)中，不乏結體嚴謹、書寫美觀的例證。如“伊闕佛龕之碑”、“聖教序”、“姚懿碑”、“嵩陽觀經聖德感應之頌碑”、“李壽墓誌蓋”、“馬稭墓誌蓋”等等，不勝枚舉。在唐代後期記有撰、書人的碑石上，常說明書人兼題篆額。如“李晟碑”、“馮宿碑”，為著名書法家柳公權書並篆額；“甄叔大師塔銘”為王周古篆額；“羅池廟碑”為陳曾篆額；“梁守謙功德銘”為陸邛篆額；“徐浩碑”為徐峴書並篆額等等。這不僅反映了古文字知識在唐代文人中繼續傳習的狀況，也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當時的篆書形體資料。

從這些石刻古文字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書寫古文字的

一些基本特徵。首先是以書家摹寫傳襲為主，文字形體相對比較固定，不會像先秦時期那樣異體紛至。而這些摹寫的篆書、古文，則基本上來源於《說文解字》以及當時傳留的一些古文字書，比較容易追溯其形體淵源。尤其是篆書，大多依據秦漢小篆的形體，比較規整，除在筆畫上略加藝術修飾外，一般變化不大。

但是，隨着時代演進，人們對文字內容的認識有所變化，因而有些字體中也產生了部分訛變。這裏面有當時書家認識上的錯誤，也有書寫時故意追求新異，自行改動文字結構的情況。由於傳寫上的錯誤造成的異體，一般還可以通過與其他古文字材料的對照比較推導出其本字，解釋其演變的過程。而由歷代文人書家變異造成的一些新字體，就很難與古文字材料相比照，也沒有古文字的根源，自然在古文字學中也就沒有多大研究價值了。這是在識讀隋唐以下的石刻古文字材料時需要加以注意的。

宋代以降的文人中，由於金石學的興起，對古文字的認識有所提高。在當時的一些金石學代表作，如宋人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王俅的《嘯堂集古錄》等，都對商周金文材料做了大體正確的釋讀。對石刻中古文字的釋讀成果，也反映在宋人洪適的《隸釋》、《隸續》等著作中。在《宋史·藝文志》裏，可以看到宋代文字學的興盛景象。當時除保存了大量漢代至隋唐期間的文字學著作外，還出現了不少關於古文字與金石研究的宋人著作，如楊南仲《三體孝經》一卷、蔡京《崇寧鼎書》一卷、王楚《鐘鼎篆韻》二卷、鄭樵《石鼓文考》一卷、翟伯壽《籀史》二卷等等。特別是夏竦的《重校古文四聲韻》與郭忠恕的《汗簡》，作為重要的古文字字典，至今仍在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還應該提到北宋初年徐鉉等人校定的漢代重要文字書《說文



解字》。雖然後人認為徐鉉在校定時有穿鑿附會、變動改易之處，但他們的校本流傳至今，為後人留下了唐末宋初傳寫的《說文解字》全帙，在學術史上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因此，宋代古文字書寫的材料也比較規整，合於古代造字體系，且多有據可依。這時篆書的石刻如“千字文”、“三體陰符經”等，多為端正的小篆，與《說文解字》引用的小篆形體近同。祇是在宋代石刻中，楷書、行書占了絕大部分，篆文書寫的碑文比較少見，墓誌銘的蓋銘、碑文的碑額還有用篆文書寫的，但也不像唐代那樣普遍了。

宋代文人中書寫古文字的好古之風與金石學的盛行密不可分。《宋景文筆記》中曾記載：“(宋人)楊備得《古文尚書》釋文，讀之大喜，書訊刺字皆用古文。”這既說明了當時文人的習古文字之風，又說明當時書寫古文字仍按照古文字材料摹寫。所以，雖然宋代也存在着王安石那樣自己創造異體寫法、曲解字義的情況，還有夢英那樣新創美術篆書的書法家，但這些作法及其文字理論在當時的影響不很明顯。這些變形的篆書也是與先秦古文字毫不相關的，需要慎重區別。明清以來的各種篆法，如九疊篆等，也是如此。

宋代的古文字傳統，在遼、金、元各國也有所沿習傳承。考古發現中得到的金代虞寅墓誌蓋，就是一件稀有的古文字書寫的石刻材料。它上面的古文寫法多源於《古文四聲韻》中收錄的古文形體，正是宋代古文字學世代傳衍的極好例證。

明清時代用古文字書寫的石刻主要使用小篆書體，結構形體多仿自《說文解字》等字書材料。限於本書釋讀例證的範圍，就不再詳細介紹了。

【注釋】

- [1] 高明：《論陶符兼談漢字的起源》，《北京大學學報》1984 年6期；李學勤：《論新出大汶口文化陶器符號》，《文物》1987 年12 期。
- [2] 唐蘭：《中國文字學》、《文字的發生》，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
- [3] 李學勤：《簡帛佚籍與學術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 年。
- [4] 曹錦炎：《峒嶼碑研究》，《文物研究》1988 年 5 期。



第二章 石刻古文字的釋讀方法

石刻古文字是中國古文字學的一個組成部分。對它的釋讀，完全可以運用中國古文字學中已經形成系統的科學釋讀方法。

前輩古文字學者就古文字的釋讀方法曾做過多種歸納，像唐蘭先生在《古文字導論》中對“怎樣去認識古文字”這一問題總結了“對照法”、“推勘法”、“偏旁分析法”、“歷史考證法”四種釋讀方法。楊樹達先生在《積微居金文說》的《新識字之由來》一文中更詳細地列舉了十四種釋讀古文字的方法：“一曰據《說文》釋字，二曰據甲文釋字，三曰據甲文定偏旁釋字，四曰據銘文釋字，五曰據形體釋字，六曰據文義釋字，七曰據古禮俗釋字，八曰義近形旁任作，九曰音近聲旁任作，十曰古文形繁，十一曰古文形簡，十二曰古文象形會意字加聲旁，十三曰古文位置與篆書不同，十四曰二字形近混用。”

高明先生在《中國古文字學通論》中提出了現在仍常用的幾種考釋方法：因襲比較法、辭例推勘法、偏旁分析法等。

以上各種釋字方法，都是古文字學界普遍運用、行之有效的科學手段。在釋讀石刻古文字的過程中，這些方法同樣發揮着作用。但是與釋讀甲骨文、金文、戰國文字等諸類古文字材料不同的是：石刻古文字存在的時代跨度較大，自先秦直至明清時期。因此，在釋讀石刻古文字時，首先必須確認所釋讀的材料屬於哪